

指掌

卷一

武進胡文英繩崖注

離騷

離騷先述祖父人玩其嚴整確歸故居所作秣卽今宜昌府歸

陽之苗裔兮朕皇老

融秋楚子滅夔蓋夔

高陽氏之後也楚武

孫因得屈姓原卽其

父也曲禮父曰皇老

氏以爲原父字不知

無顯親揚字也且禮

盥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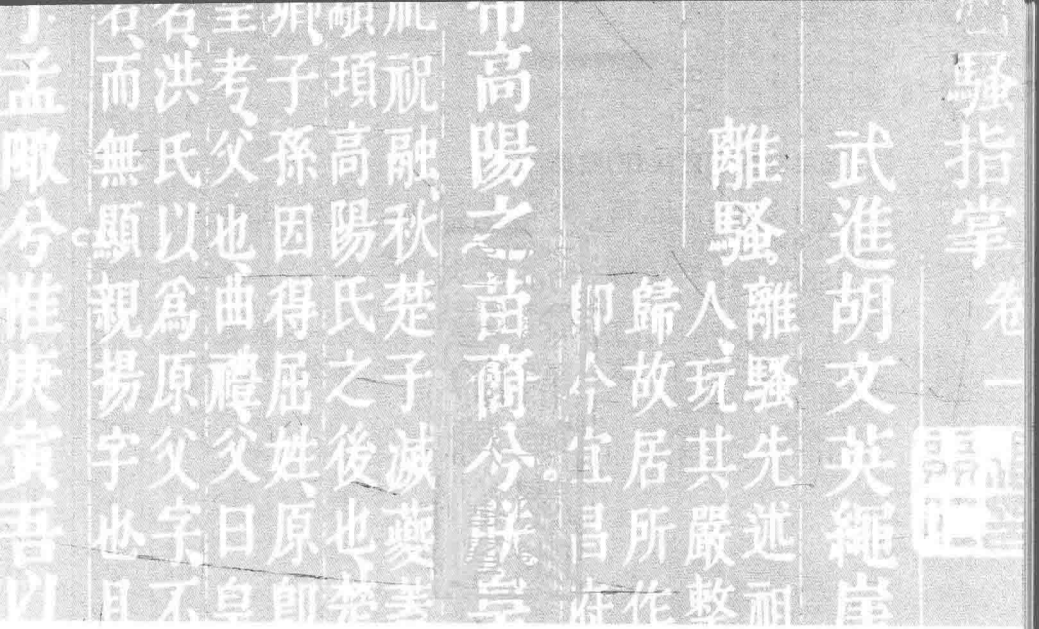
先秦文学与文化

第三辑

赵逵夫 主编

甘肃省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办

上海遠東出版社



先秦文学与文化

第三辑

赵逵夫 主编

甘肃省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秦文学与文化. 第3辑/赵逵夫主编. —上海: 上海
远东出版社, 2013

ISBN 978-7-5476-0810-4

I. ①先… II. ①赵…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
研究—先秦时代—文集②文化史—中国—先秦时代—
文集 IV. ①I206.2-53②K22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86945 号

责任编辑: 鲍广丽

封面设计: 张晶灵

先秦文学与文化 第三辑

主编: 赵逵夫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邮编: 200235

网址: www.ydbook.com

发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制版: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市印刷二厂有限公司

装订: 上海市印刷二厂有限公司

版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字数: 298 千字

印张: 10.375

ISBN 978-7-5476-0810-4/G·588 定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62347733)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 021-62347733-8538

编委会名单

顾 问 饶宗颐 汤一介 李学勤 裘锡圭 夏传才
谭家健 崔富章 宋兆麟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长华 王 辉 王 锸 王震中 方 勇
方 铭 过常宝 伏俊珽 刘跃进 刘毓庆
池万兴 李炳海 汪受宽 张文轩 张崇琛
张新科 林庆彰 罗家湘 周玉秀 周建忠
郑杰文 赵生群 赵逵夫 祝中熹 贾海生
晁福林 徐正英 徐志啸 郭建勋 彭 林
韩高年 傅道彬

主 编 赵逵夫

执行编辑 马世年

目 录

嬴、赵姓氏缘起析述

——兼论族与姓的关系 / 祝中熹 (1)

全先秦诗编年考校的设想与实践 / 赵逵夫 (19)

伏羲氏：轩辕文化的先驱 / 李清凌 (61)

华夏上古传说史源头诸问题试探

——以伏羲氏时代为中心 / 侯丕勋 刘再聪 (82)

中国上古德治思想的起源 / 方 铭 (90)

“黄帝”命名源于玉璜说考辨 / 陈晓强 (105)

甘肃出土新石器时代、先秦时期雕塑品及有关问题 / 李永平 (117)

略论春秋文章文体的研究现状与前景 / 韩高年 (129)

冬狩之礼与《秦风·驺虞》 / 尹荣方 (136)

《诗经》中所见的生活观念

——以《诗经》农事诗、田猎诗、征役诗为考察
中心 / 边思羽 (148)

战国秦汉间虞舜形象变迁谱略 / 白云娇 (167)

“甘肃省古代文学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专辑

《古文苑》词语考释(一) / 伏俊琰 伏麒麟 (181)

陈琳残赋缀合四则 / 彭春艳 (190)

名教与玄学夹缝中的无奈诗人

——浅谈阮籍思想中的儒道互补意识 / 杨 敏 (206)

唐代长安与游侠 / 汪聚应 (218)

汉藏文化视野下的唐蕃交流与融合 / 刘 洁 (234)

论同谷历代评杜诗碑的诗学价值

——杜甫同谷诗研究系列之一 / 蒲向明 (246)

柳宗元传记文的文体特性与文化内涵 / 霍志军 (264)

论《三国演义》神异叙事在文本结构中的作用 / 张 军 (278)

清代蒙古族文学家族汉文诗文创作文述论 / 多洛肯 (288)

《浚谷文集》中所见明代作家的评论资料 / 杜志强 (302)

谭嗣同在甘肃的经历和创作述略 / 曾贤兆 (315)

嬴、赵姓氏缘起析述

——兼论族与姓的关系

祝中熹

(甘肃省博物馆 甘肃兰州 730050)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赐姓”、嬴姓溯源、赵姓源流等问题的探讨,认为古代确实存在着“赐姓”说,不过这只存在于一小部分的贵族中间,大多数的姓氏起源于图腾崇拜或与其生活的地域相关。本文对姓氏的缘起做了详细的讨论。

关键词 赐姓 嬴姓 缘起

一、“赐姓”问题

姓氏研究,在我国传统文化领域占据重要地位。笔者陋见:言姓氏缘起,须先弄清楚所谓“赐姓”问题。

据许多史籍记载,上古时代一个族体(多以其首领名字称之)的姓,常是由某个圣王“赐”予的。引用率较高的如《左传·隐公八年》所载鲁大夫众仲的话:“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说得更明确的是东汉王符,其《潜夫论·志氏姓》开篇即曰:“昔者圣王观象于乾坤,考度于神明,探命历之去就,省群臣之德业,而赐性命氏,因彰德功。”具体史例如秦的始祖伯益,即因佐禹治水有功,被舜“赐姓嬴氏”;陈的始祖胡公满,即因系舜之后,被周武王赐姓为“妘”。

然而,我们不禁要问:如果圣王天子不“赐”,人们便没有姓了吗?就拿舜赐伯益嬴姓来说,伯益是少昊的后裔,而少昊嬴姓,是学界通识。少昊时代远在舜之前,其嬴姓于舜何涉?说得更宽泛一点,五帝时代海岱文化圈内的鸟图腾部族皆为嬴姓,难道都经过了舜之所“赐”?

姓是什么?一个族体的标志性称呼而已。姓是在人类社会历程中自然形成的,决非也不需要由什么人来“赐”。在人类形成的几百万年间,至少在进化到直立人阶段,普遍过着小规模的人群生活,通过血缘纽带的联结,由原始人群逐渐发展成较稳固的氏族形态。那时文字当然尚未产生,但语言肯定早已成熟,群体之间必然存在的联系与交流,要求彼此有个名号来指代对方。这种名号应当简明而具有标志性,能显示或折射出该群体的某种特色。这便是姓的原始成因。这种原始的族体姓号,我国古文献中以“氏”来统称。如燧人氏、有巢氏、伏羲氏、神农氏、大庭氏、有熊氏、女娲氏等,皆可视为族姓的雏形。这类名号,也常被当作一个精英性首领的名字,实则代表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独立族体。

姓是因社会群体生活的实际需要而产生的,又在社会发展中日益强化。当社会进化到族外群婚阶段之后,同族不婚成为铁定的伦理法则,族体名号更具含了婚姻制度上的意义。严格区别血缘关系的世风民俗,进一步增强了作为族体标志性的名号的生命力。随着族体间交往的日趋频繁和广泛,尤其在文字发明之后,族体名号走向简约化,最后精炼为用一个单音节汉字来表示,便定格为文明时期最早的一批姓(复姓以及一些少数民族的多音节姓是后世出现的)。

族姓萌生于母系氏族社会,是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标志符号,故最古老的族姓均以“女”作偏旁,如,《说文》中所列举的姜、姬、姁、嬴、姚、妨等 11 个姓,皆从女。既然姓是社会发育中的必然现象,每个族体都有自己的姓,那么,为什么会有“赐姓”说呢?此说是不是一种杜撰?回答是否定的。“赐姓命氏”在中国古代确实存在过。

“赐姓”现象发生在文明前夕的部落联盟时代。强势部落联盟容纳了众多的部落和氏族,联盟的活动地域及社会生活面日益扩大,各个族体的名号会出现诸如歧称、类同、分化、音变等乱象,这便有必要加以清

理、整顿,使之规范化、通行化。尤其对新加盟的族体,可能还要举行某种仪式,向公众宣告其族称。此外,就中国上古历史而言,联盟权力中心向国家机器过渡的阶段,大致也就是汉语言文字趋于形成的阶段,所以,族体名号也就因此存在一个由声音形式变换为文字形式的问题,这是促成文字规范化的另一项动因。联盟权力中心对某个所属族体的姓号,在汉字音、形、义三方面所法定性规范,经后世文人用专制主义王权居高临下的口吻表述出来,便成为“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这类语句了。所以我们说,五帝时代的所谓“赐姓”,只不过是部落联盟对所属族体原有姓号可合法通行的宣示。所谓“胙土”,也只意味着对该族原生活区域的认可,并加以大致划定。

顺便指出,“赐姓”说还包含一些义理化成分,即把赐姓同受姓族体或其首领的功业联系起来,如在有关民生的某一方面成绩优异、贡献突出,就赐给某个姓氏。此即所谓“以德为姓氏”^①。前文引王符的话,是这种说法的典型。这种说法缘自贵族社会宗法体制完全确立后的奖惩理念,纯属政治说教,并非赐姓制度的实质性内涵,因为每个族体不论功业如何都要有其姓号。《国语·周语下》载太子晋言,述禹之功劳后云:“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谓其能为禹股肱心膂,以养物丰人民也。”这里虽也在讲“以德为姓氏”的义理,却把赐姓命氏权归之于“皇天”,足见其虚拟性。此类理念,只具教化意义,与姓氏缘起没什么关联。

最值得关注的是“因生以赐姓”的“因生”二字,这二字表明赐姓只是一种政治操作形式,姓的实质还是由族体在长期生存斗争中形成的个性特征决定的。所谓“生”,至少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指族体生活的地理环境和生态状况,二是指族体谋生的方式手段和技术特长。这都是最易被感知而且最易显示与他族差别的物质性外现。越是原始的族姓,越能体现族体的特性。如燧人氏,即以发明或擅长用火而得名;有巢氏,即因学会在高处营造居所而得名;伏羲氏,即因在狩猎业基

① 《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虞翻语。

础上创育饲养业而得名；神农氏，即因善于经营原始农业而得名。族体特性往往同该族的图腾信仰有内在联系，故族体的图腾崇拜常在族姓形成中起灵魂作用。许慎《说文》以感生说释姓：“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他说的“感天而生”，实即文化人类学恒言的图腾始生神话。王充在《论衡·诂术》中说：“古者因生以赐姓，因其所生赐之姓也。若夏吞薏苡而生，则姓苡氏；商吞燕子而生，则姓为子氏；周履大人迹，则姬氏。”他说的“生”，无疑也是一种图腾感应。可视为原始族姓的一些族体称号，如有熊氏、女娲（蛙）氏、高阳氏等，直接就是该族的图腾名称。还有些表面看来是以族体所居地域（包括河流、山岳）为姓的族体，而实际上姓中也隐含着图腾信仰的成分。这个问题我们在下节内容中还将谈到。

在古文献中，“赐性命氏”常混在一起表述，其实二者的性质不同，不是一回事。“赐性命氏”中的“氏”字，含义已不同于我们前面所讲可视为原始族姓统称的那类“氏”（如神农氏、高阳氏等）。它是由族姓中衍生而出的分族名称，是贵族社会宗法体制下的产物。氏的大量出现，姓与氏血缘内涵被严格区分为两个概念，这大致发育在西周时期。

宗法制度是贵族社会统治结构配置的基本原则，核心思想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把政权、族权和社会财富分配权联结起来，依据与最高统治者血缘关系的亲疏程度，进行权益分配。起主导性作用的是爵位等级制和嫡长继承制。所有贵族都有高低不同的爵位，并享受高低不同的权益。贵族爵位由嫡长子继承，为大宗，世代相袭；嫡长子之外的余子，只能从族体中别出，为小宗。别出的小宗，另立分支，通常情况下，可以获得低一等的爵位和权益；其后世仍按嫡长承袭为大宗；余子别出为小宗的原则行事。所以大宗与小宗是相对的，小宗同时又是本族的大宗。小宗从母族中别出，另立支族，便需要一个新的名号，“氏”就是这样产生的。由此可知，“氏”的出现，既是贵族社会大家族繁衍派生的必然现象，又是贵族阶级等级分配的客观需要。氏是执政大家族各个分族的称号，它标志着一个享有一定政治、经济权益的独立实体的存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其成员的社会地位和身份。氏在先秦受到高度重视，原因即在此。

族体繁衍日久，分支必众。因为关系到权益的分配，所以并非每个分支都能轻易取得氏名。从《左传》《国语》等文籍反映的情况看，卿大夫的氏名取得是要经过国君权衡批准，办理相应手续的。在这点上，可以说和更古老的“赐姓”制度一脉相承，故古文献常将二者并举联提为“赐性命氏”或“命姓受氏”。《左传·隐公八年》载，鲁国贵族羽父为无骇后裔“请族”（请求鲁君授无骇之族以氏名），经过大臣的一番论说后，“公命以字为展氏”。这段文字可作为春秋时尚行“命氏”制度的例证。所谓“以字为展氏”，依杜注说，是因为无骇的祖父名公子展，采以祖之字为氏名的形式。氏名选采的渠道甚多，此例中大臣众仲所言，除了以字为氏外，还可以官为氏，以邑为氏。应劭《风俗通义·姓氏》归纳了氏名的9种形式（号、谥、爵、国、官、字、居、事、职），郑樵《通志·氏族略》更进而扩展为32类。氏名形式的多种多样，使我们联想到宗法社会中氏的纷繁。

氏是宗法制度的衍生物，也必将随着宗法制度的衰亡而弱化，乃至消失。战国时期列国社会性质先后发生重大变化，贵族统治结构趋于解体，为权益分配服务的宗法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样氏也便失去了它独立于姓之外的价值，逐渐地不再起标志身份和地位的作用，区别姓与氏已无意义。而此时的许多氏也已繁衍成分支众多的大族，于是氏也变成了姓。氏姓无别的过程和我国贵族社会的消亡是同步的，始于战国而完成于秦汉。《史记》成书的时代，众多的氏已转化为姓了。后儒常有人讥笑司马迁混用姓与氏，其实那正是当时盛行的文化现象。不只是迁公，汉代学者们习用“姓某氏”这种句式，正是那个时代氏普遍转化为姓的反映。

二、嬴姓溯源

嬴姓是我国最古老的大姓之一，《说文》在释“姓”之后列举了上古时代从女的11个姓，嬴姓位列第四。兼具神话人物与历史人物双重身份，而又被认为是东夷集团首领的少昊，即为嬴姓。嬴姓部族实为海岱

文化圈内的主要居民。前文言及五帝后期佐禹治水的伯益被“赐姓为嬴”，而伯益乃秦国有世系可寻的始祖。不止秦国，嬴姓古国数量非常可观。柳瑞明先生曾作过统计，《史记·秦本纪》所列嬴姓古国即有 14 个，罗泌《路史·国名记》所列为 39 个，而据柳先生考证则多达 54 个^①。这些古国多在山东及其相邻地域，那正是东夷集团的活动范围。以上认知是学界长期研究的成果，学者们的看法趋于一致，已无须赘论。现在我们关注的是嬴姓的缘起，换句话说，即嬴姓族为何以“嬴”为姓，“嬴”字初义是什么？

“赐姓”说不能解决姓的缘起问题，前文业已辨明。突破“赐姓”说，对嬴姓缘起讲得最明确且影响最大的是郑樵。他在《通志·氏族略》序论中说：“姓之为氏，与地之为氏，其初一也，皆因所居而命，得赐者为姓，不得赐者为地。居于姚墟者赐以姚，居于嬴滨者赐以嬴。”郑樵未采因德赐姓的义理观，而持“因所居而命”的看法。依他的观点，嬴姓族体是因为居住在嬴水之滨而得姓。他在后文中又对嬴的地望作了交代：“嬴，地名也。杜预云：泰山嬴县。唐并入兖州博城，博城今为奉符。以所居于嬴，故因生以赐姓。”

宋代的奉符，含今山东泰安、莱芜相邻地域；而古嬴水，就是今流经莱芜、泰安的嬴汶河。此水乃汶河上游三大支流之一，发源于章丘县池凉泉，流经莱芜城子县村，入泰安境，全长 86 公里。莱芜城子县村，正是嬴城遗址的所在地。《汉书·地理志》泰山郡所属有嬴县。《水经·汶水》：“汶水出太山莱芜县原山西南，过嬴县南。”即指此地。故城遗址可能晚至战国时期，但遗址内也出有商、周文化遗存，附近且不乏史前文化遗物。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处历史久远的古代居住中心。《春秋·桓公三年》：“公会齐侯于嬴。”表明至迟在春秋前期，这里已是一处重要城邑。史载舜赐伯益嬴姓，故有史家推断嬴即伯益封地，《路史·后纪七》即谓伯益“始食于嬴”。因有更古的文献说伯益封邑在费，故伯益是否封于嬴还有探讨余地。但全国以嬴为名的河流就这么一

^① 柳瑞明：《嬴姓溯源——兼论嬴秦祖根在东方》，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 年修订版，第 167、180 页。

条,以嬴为名的古城就这么一座,而这一带又正是东夷部族活动的中心区域,所以学界对嬴姓族体起源于该地区的认识相当一致^①。

如果我们再作点深层次的分析,便会发现,郑樵只解决了嬴姓起源地的的问题,并未解决嬴姓缘起的问题。因为我们可以继续问:究竟是嬴姓族体因为生活区域有一条河流名嬴水而姓嬴呢,还是那条河流因嬴姓族体在其流域居住而得嬴水之名?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如系前者,不管我们要不要追究那条河流为什么叫嬴水,有一点是肯定的,“嬴”字的含义同嬴族的文化特性没有内在联系,作为姓它只起标志符号的作用。如系后者,那我们又回到了问题的出发点:嬴姓部族为什么姓嬴?最初为什么确定“嬴”这个字作为族体的标志姓名号?

笔者的认识倾向于后者,即嬴水因嬴族居住而得名。道理很简单,自然界的江河山峦原本都没有名字,它们的名字是人们赋予的,是那些日常生活同它们息息相关的先民呼叫出来的。既然已知嬴姓是东夷集团的主体性族群,而东夷集团又是海岱文化圈内大汶口文化及由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的山东龙山文化的主人,那我们就必须承认,这是个土生土长的部族。这个族群,最早在嬴汶河流经的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以自己辛勤的劳动开发了这里的生态环境,嬴汶河与他们日夜相伴,滋养了族体的昌盛成长。也就是说,嬴汶河同嬴姓部族的命运紧紧联结在一起,成为嬴姓族群生活中血肉相融的组成部分,它因此也便有了嬴水之名,或者说,嬴水之名就是嬴姓族众世代相承地这样呼唤它而形成的。

假如这种推论成立,那我们追寻嬴姓的缘起,就只能从探讨“嬴”字的本义着手了。

近世以来,文化人类学开始在我国兴起,对上古部族图腾信仰的研究十分流行。正如我们前文已言及的,传统观念因生得姓的“生”字,的确常与族体的图腾始生神话传说相关联。所以,许多学者着眼于古族图腾这条渠道,探究族姓的缘起问题,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影响

^① 2011年9月在山东莱芜召开了“中国首届嬴历史化学术研讨会”,与会的80多位专家学者,对嬴姓部族起源于嬴汶河流域的观点,均表赞同态度。

较大的案例,如对姜、姬、妫三个上古大姓的追溯。尽管和对嬴姓缘起的解说一样,古文献也说这三个部族是因姜、姬、妫三条水名而得姓,学者们还是通过对这三个字本义的深入剖析,得出了三个族姓皆与图腾信仰相关的结论。“姜”与“羌”古为一字,甲文“羌”字作人身羊首状,实为羊图腾装扮的文字象形,作为母系氏族社会的族姓,“羌”字人形改为女旁,便是“姜”字^①。姬姓部族有女始祖姜嫄“履大人迹”而生子的始生神话,“大人”乃“熊”的拟人化代称;“姬”“迹”声通,且甲文“姬”字声符即像熊掌之印,故“姬”姓是个以“熊”为图腾的部族^②。妫字声符“为”,在甲文中乃会意字,作以手牵象之形,义为服象,妫姓当系以驯养大象为文化特征的部族。舜是最早的妫姓部族首领,其弟即名“象”,而且被封于有庠(即有鼻)。《吕氏春秋·古乐》言“殷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孟子·离娄下》谓舜为“东夷之人”。文献与考古实物都可证上古时东夷地区有象存在,最初的妫姓族体很可能是以象为图腾的氏族^③。

让我们按同样的思路考察一下“嬴”字的含义。

《说文》:“嬴,帝少皞之姓也。”只作姓氏解释,未言他义。甲文中无“嬴”字,金文中此字部件组成略有差异,但基本结构清楚。“女”为形符(个别文例“贝”为形符,与“嬴”字通),可不论;声符即本字,为动物形,头圆尾尖,大口有足,屈体现横节纹,头上似有耸起之须角。康殷先生释为一种“黑蜂”,即《诗经·小雅·小宛》“螟蛉有子,蜾蠃负之”的蠃字初文。后人不审,加虫为形符,或加女为姓氏。康先生也想把此释与族体图腾联系起来,谈到蠃姓之祖少昊及女脤吞玄鸟卵生子的神话,认为“‘玄鸟’或是这黑蜂族徽的讹传、转化”^④。

① 羌族以羊为图腾,羌姓部族是羌族中最先进的族体,以创育锄耕农业著称于史的神农氏,即其早期的首领。这已成为学界的通识。

② 最早提出此说的是孙作云先生,见其《周先祖以熊为图腾考》一文。该文收入他的《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79年版)一书中。学界信从者较多。

③ 参看刘敦愿:《舜与弟象的关系以及舜迹南移》一文。该文收入其《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中。

④ 康殷:《文字源流浅说》,荣宝斋出版社,1979年版,第358—359页。

清儒有以“熊”释“嬴”之说，二字音通。如《春秋·宣公八年》：“戊子，夫人嬴氏薨。”“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公羊传》和《谷梁传》“嬴”字并作“熊”字。此说被认为是因“熊”“嬴”二字形体相近而生的误释。但二字的声符的确极为相似，王延林《常用古文字字典》亦认为“嬴”字声符“似‘熊’字，是一种动物之象形”。“能”为“熊”的本字（后来加火旁成为大火燃烧状含义的形声字，动物“熊”反倒成了假借字），熊、嬴二字，是否有内在联系，确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曹淑琴女士主张“嬴”字声符实为虫形，该字有时从贝，而贝是一种水生生物。从女之“嬴”与从贝之“赢”，写法是相通的，其本义应为蚌螺一类的水生动物。“可以推测，嬴姓氏的起源地当是水资源丰富的地域。”^①

以上种种说法，各有各的道理，但都难以直接与嬴姓部族的图腾信仰联系起来。不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现，有大量资料无可置疑地证明，嬴族是以鸟为图腾的；而“嬴”字，从其形体考察，怎么说也不可能是鸟类。也有学者想通过声训来解决这个问题，说“嬴”“偃”二字为一声之转，文献中也能找到“嬴”“偃”同为一姓的例证，而“偃”与“燕”音同，“燕”即《秦本纪》所载女脩吞其卵而生嬴秦之始祖的玄鸟。所以，嬴姓和姜、姬、妫等族姓一样，也缘自本族的图腾物。不过，这种纯赖辗转声训而得出的结论，终嫌牵强，不易为学界普遍接受。而且，“嬴”字不论在金文中还是在典籍中频频出现，全是用作姓氏的，未见表他义的文例（“赢水”除外），它就是表族姓义的正字，决非因声近偶移作姓称的假借字。

我们只能说，许多上古族姓与图腾信仰有关，但不是所有的古姓都能用图腾说来解释。权衡诸说，我认为“嬴”字声符为蚌螺类水生生物的看法比较合理，因为其古文字学方面的依据相对充分。古代的赢水之滨可能盛产这类极富营养的动物，为最早生活在那里的先民提供了重要的肉食资源。而生活在那里的先民，又在长期实践中，掌握了捕捉及烹制这类动物的技巧，并因此形成了以这种水生生物之名

① 曹淑琴：《说嬴》，“首届中国（莱芜）嬴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

为称号的族姓。同时，嬴姓先民又很自然地把盛产“赢”这种动物的那条河流，名之为嬴水。动物名、族名、水名，三者相融而生，互为名缘。应当说，在史前先民开发、经营这片土地的漫长世代中，动物名、族名、水名是同步形成的。只有这样理解，才能使族、姓、地三者的关系有机联系起来。

三、赵氏源流

赵姓最初是从嬴姓母体中别出的氏名，其与嬴姓的关系，《史记》中有十分明确的记载。《赵世家》云：“赵氏之先，与秦共祖。至中衍，为帝大戊御。其后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恶来，事纣，为周所杀，其后为秦。恶来弟曰季胜，其后为赵。”赵氏之别出，关键人物是季胜的曾孙造父。《秦本纪》载：“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缪王即穆王）”，在缪王西巡时，“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缪王以赵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为赵氏”。赵城地望，据《赵世家》正义言，“晋州赵城县即造父邑”。《秦本纪》《集解》引徐广：“赵城，在河东永安县。”正义引《括地志》：“赵城，今晋州赵城县是。本彘县地，后改曰永安，即造父之邑也。”该地即今山西洪洞县北的赵城镇。

造父封于赵城而其族以赵为氏名，和嬴姓缘起一样，此事也有必要深究一下。是造父一族原居于他处，受封后才拥有了名赵的这片地域呢，还是他们本来就居于赵地，穆王之封赐类于上古圣王的赐姓祚土，只不过是一种正式认可？我们知道，嬴姓是个分支繁盛的庞大部族，他们起源于嬴水之滨，却决不会局限于嬴水之滨。据《史记》记载，嬴姓族众殷夏之间即已“微散”（《秦始皇本纪》太史公曰），“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秦本纪》）。商代许多嬴族首领曾在王朝中央供职，“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秦本纪》）。也就是说，嬴姓族众早已散处各地，某些分族且已有了自己的封国或封邑。如商后期的戊胥轩及其子中湣，就已在今甘肃西汉水上游地区建立了一个小方国。

周初平定飞廉商奄之乱后，成王之所以迁飞廉余族于陇右的朱圉山^①，就因为一支嬴族早已经生活在那一带了。即以赵氏直系先祖飞廉来说，《秦本纪》载周武王伐纣时飞廉正出使北方，归来时纣已亡，“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死，遂葬于霍太山”^②。《赵世家》言后来赵氏史事，也不乏与霍太山相关的信息。由此推想，飞廉在商王朝供职，其主族的居地，很可能就在霍太山附近。

那么，思考一下造父一族的原居地，也就不是节外生枝了。其居地是否即造父受封之赵地？史未明言。造父的祖父名宅皋狼，《赵世家》《集解》引徐广曰：“或云皋狼地名，在西河。”《索隐》更进一步推论：“按：如此说，是名孟增，号宅皋狼。……按《地理志》，皋狼是西河郡之县名，盖孟增幸于周成王，成王居之于皋狼，故云皋狼。”果如此，则宅字表居住义，造父一族的原居地在皋狼。据考，皋狼故城在今山西方山县城圪洞镇^③。此地与赵城都不出日后赵国的地域范围，但两地间有相当远的距离。因此可初步认定，赵城可能是周王封给造父一族的一片新领域，非该族之旧居地，故《秦本纪》言季胜一支“至造父，别居赵”。

即便如此，造父封地之名“赵”，仍可能同该族的特性有关，即仍有这种可能：该地本无赵名，因造父一族封于该地，才以赵为名。何光岳先生就是这么看的。他说：“造、赵同音，古亦同字义，如走亦作造。”^④据此，则封邑因食邑主之名而得名。甲文无赵字，金文与小篆赵字形体差别不大。《说文》：“赵，趋赵也。从走，肖声。”本义为快步行走。但古文献中此字只用来表姓氏和国名。《穆天子传》有“天子北征，赵行□舍”语，郭璞注云：“赵，犹超腾。”故后人谓赵字通“超”。这是目前所见

① 此事载于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系年》。参看李学勤：《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载《光明日报》2011年9月8日11版。需要说明的是，飞廉余族的西迁并非嬴族最早的西迁，故不宜视之为“秦人始源”。

② 关于飞廉的史事，《孟子·滕文公下》早就有不同于《史记》的说法，谓周公伐奄，“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新近面世的清华战国简《系年》支持了《孟子》之说。但此说与飞廉的为坛霍太山，死后葬霍太山并不矛盾。

③ 何光岳：《秦赵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页。

④ 同上，第127页。